

伤春与悲秋

——略探易安词中的女性意识

杨雨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女伤春”与“士悲秋”是历来为中国诗歌传统所钟爱的主题,在中国诗歌史上,伤春情结似总与女子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士悲秋”则主要凝淀为男性生命意识和政治意识的抒发。然而在易安词中,女性生命悲剧意识的触角越过了这一性别畛域,易安词的特点就在于她将伤春与悲秋情绪几乎都完全浓缩成了女性情怀中情爱的悲凉,将所有的生命意识、社会意识都浓缩成女性情怀中最为柔弱、最为凄美的情爱意识。

关键词: 易安词; 李清照; 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2-0249-04

一、“女伤春”“士悲秋”意绪的渊源

在中国诗歌史上,伤春情结似乎总与女子的命运拴在一起,无论是哪朝哪代,也无论是什么样的女子,什么样的气质特征,在春来春去的感喟中总会产生无尽的联想与情绪。诗歌中伤春情结的产生当然要追溯至《诗经》时代,一部《诗经》仿佛就是一部伤春的情歌或哀歌。《诗经·召南·野有死麋》篇云:“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毛注》曰:“春,不暇待秋也。”意思是说女子感春而动心,等不到秋冬合昏之时。《周礼·媒氏》云:“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在《诗经·郑风·溱洧》中,郑玄解释得很明白:“男女相弃,各无匹偶,感春气并出,托采芬香之草,而为淫泆之行。”《豳风·七月》亦有句云:“春日迟迟,采芣苢。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女子在春天的感发下而产生情爱的渴求,是谓春心,情爱之渴求得不到满足因而产生伤春之情,这当是伤春最初的意蕴。伤春在女性作家的笔下一直继承着伤春最初之传统,吟咏着爱情的得失悲喜,尝尽了春来春去季节变换而给自己的春心带来的辛酸与苦痛。

与伤春的传统相同,悲秋也是中国诗歌的季节病之一。按照孔颖达的说法,“……春则女悲,秋则

士悲,感其万物之化,故所以悲也。因有女悲,遂解男悲,言男女之志同,而伤悲之节异也。……女是阴也,男是阳也。秋冬为阴。春物得阳而生,女则有阴而无阳,春女感阳气而思男。春夏为阳。秋物得阴而成,男则有阳而无阴,故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由其万物变化,故所以思见之而悲也。”^[1]也就是说伤春与悲秋只是季节的不同,其性质都一样——情欲的萌动。只不过性别不同,感物而动“发病”的季节就不一样,我们姑且可以将“悲秋”归为男性意识。悲秋在男性文人那里也确实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主题,代代相传。男性君子们往往羞于承认自己的伤春,“六十来岁,从不晓得伤个春”(《牡丹亭》陈再良语),但他们对于悲秋的感叹则大胆得多,放肆得多,也光明磊落得多。屈原的悲秋便深蕴君国濒危之思、弃臣飘落之叹:“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之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2](《离骚》)《楚辞》之悲秋情绪对后世诗歌创作、尤其是男性文人创作悲秋色彩形成与传承的影响尤为深远。

与春之温暖平和相反,秋天带着惨烈寒恻之气,带着摧毁一切、戕伐一切的力道,使草木凋零,万物衰亡,更使敏锐之人心感秋气而动,使人在秋天比任何时候都更能感到季节的更替是如何迅速、无声地

带走有限的时光、有限的生命,逼近有限的衰老而死亡。人类的生命意识于是在秋天更容易投射到山川草木等外物上,又在万物衰变的景象中反射回人心,草木之飘零让人倏然意识到自己“渥然丹者为槁木,黧然黑者为星星”^[3],生命之光的流失自有其不得不然的规律,与季节的迁移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秋声”只不过是触发人心的外物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悲秋与伤春之实质并无区别,吴融便有《楚事》一诗道出悲秋与伤春之同:“悲秋应亦抵伤春,屈、宋当年并楚臣。何事从来好时节,只将惆怅付词人。”

二、李清照伤春词中女性情怀的展现

在李清照的50余首词中,伤春词就有30余首,远远超过了半数^[4]。具体而言,李清照伤春词主要有如下几类。

一是伤春之逝,怜花以怜己。如《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点绛唇》(“寂寞深闺”)《浣溪沙》(“小院闲窗春已深”)等词,都是词人抒发伤怀春暮之感,从对海棠“花雨”、梨花凋零的怜惜中,联想到自身的容颜渐衰,情怀不似旧家时。在这种对春暮的感怀之中,又蕴涵着怀人(当然是怀念丈夫)的情愫,“人何处”之间便透露出这种含义。错过了春天,也是错过了女子的青春,青春不能为自己所爱的人绽放而寂寞地零落。

二是渲染春的热闹繁华,反衬女子自身的寂寞愁绪。如《蝶恋花》(“暖日晴风初破冻”)《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玉楼春》(“红酥肯放琼苞碎”)等词。春日的暖风拂过,柳娇梅艳,撩动了词人的春心,她想饮酒作诗,但“酒意诗情”无人共;她想游春,但“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她想赏花,但“道人憔悴春窗底,闷损阑干愁不倚”。再和美的春天,再娇艳的鲜花,都驱散不了词人孤独的情绪,抚不干词人脸上的泪,春心蠢动但无人能共。

三是惜春词,感叹光阴虚度。《小重山》(“春到长门草青青”)《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等词就表达了此种情感。春天又来临了,词人面对好花淡月,却只能徒然感叹“二年三度负东君”,已经辜负了太多的春天,因而立下誓言要好好地把握住眼下这一春。但“感风吟月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实在已经没有兴致再去观灯踏雪了:“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一年一度春之来临,在女子眼中看来,不过是提示了她一年一度的老去。

四是将女子的伤春闺情与故国乡土之思糅合在一起,既叹女子春心的虚度,又伤复国归家之愿望的渺茫。如《菩萨蛮》(“风柔日薄春犹早”)《永遇乐》(“落日熔金”)等词。在伤春词中融入对故园的怀念,这是李清照伤春词的个性。李清照经历了南渡的丧乱,被迫离乡别井,流落它方,经历的特殊使其伤春词也具有了与一般女性词人不同的个性。这种将身世之感并入伤春情绪的写法并不露斧凿的痕迹,是在自然抒发中见真情。只有了解了李清照的身世经历,才能透过伤春的表象深入其既伤自身、又伤国事的胸怀,因此此词在许多年后仍然在爱国志士的心中激起了共鸣。刘辰翁在《须溪词》中就曾说到:“余自辛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豪壮如辛弃疾,也化清照之句为“泛菊杯深,吹梅笛怨”,以喻黍离麦秀之心。易安此词的伤春情绪于是跨越了性别、跨越了时代,以深邃、本质的性情反映出人性共通的一面。

李清照的伤春词虽然可以分为以上几类,但这种分类的界限既不严格也不绝对,因为很多伤春词的情感抒发类型经常是交叉融会、不分彼此的,因为在女子的伤春意绪中,寂寞(无人与她共赏春光、共度良辰)、担忧(担忧容颜与春天俱逝、绿鬓染霜)、自怜(春花般的容颜无人赏悦,空负青春)等情感因素其实也是交叉共存,难解难分。

不仅在清照等女性词人笔下,宋词中很多的伤春词、怀春词也出自男性词人,似乎还没有哪个朝代的男人像宋朝这样普遍地染上了“季节病”,“刻意伤春复伤别”虽是李商隐的感怀,用来形容宋人的季节病其实也颇为合适。

三、李清照悲秋词中女性意识的渗透

尽管男性士人们悲秋之时不再遮遮掩掩,但细读自古以来的悲秋诗词,实不难发现在悲秋的冠冕堂皇的辞藻之下,仍然常常掩藏着一颗不安的、寥落的、憔悴的春心。因此悲秋亦常常被用来吟咏对恋情的渴望和失落,“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经·秦风·蒹葭》)这阻隔爱人之水便是“秋水”,所谓“望穿秋水”,“望”的当然是心所爱恋的、在水一方的“伊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蘋兮骋

望，与佳期兮夕张。鸟何萃兮苹中，罍何为兮木上。沅有芷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恍惚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楚辞·九歌·湘夫人》）秋水相阻，一望佳人，一望公子，归根结底，望的是爱人。因此在爱的天罗地网中，“士悲秋”之说也失去了他的性别优势，女子以其对爱的执著与领悟力又将情与爱的触角伸向了男子悲秋的领域。

在李清照的词中，悲秋词也占了很大的比重，悲秋词的数量仅次于伤春词，共有12首，超过了易安词总数的五分之一。其悲秋词传达的心绪亦可用两个词来概括：一是叹寂寞，“又还秋色，又还寂寞”（《忆秦娥·临高阁》）；一是状憔悴，“如今憔悴，但余双泪，一似黄梅雨”（《青玉案·征鞍不见邯郸路》）。寂寞与憔悴的直接原因亦可概括：一是相思怀远，“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鹧鸪天·寒日萧萧》）；一是容颜衰老，“相逢各自伤迟暮”（《青玉案·征鞍不见邯郸路》）。可见无论悲秋起于何种原因，也无论以什么语言来表达，清照的悲秋词与男性的悲秋词不同之处，便是清照词将悲秋情绪几乎完全浓缩成了女性情怀中情爱的悲凉。易安词的特点，也便是将所有的生命意识、社会意识都浓缩成女性情怀中最为柔弱、最为凄美的情爱意识。

检阅一下李清照的悲秋词，其中最突出、最常用的与秋相关的有“梧桐”“菊”（黄花）“莲”“雁”等意象。很显然，这些意象总是与秋之衰老、凋零或相思怀人等情绪紧紧相连的。“梧桐”是落叶乔木，每到秋阑，梧桐落叶遍地皆是，梧桐在诗人的笔下总是裹着无比凄凉的气氛：“秋声乍起梧桐落。蛩吟唧唧添萧索。欹枕背灯眠。月和残梦圆”（朱淑真《菩萨蛮·秋》）。李清照笔下的梧桐叶坠也正如同她飘零的心绪，飘零的情感，“惊”着秋，“愁”着秋，“恨”着秋。

“菊”之意象大约最早出现于《礼记·月令》中的“菊有黄华”，以及屈原《离骚》中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秋天百花凋零，惟有菊花迎霜而开，成为秋天的象征，古人深信吃了这种不怕冷的花，也可以得些天地之真气，可以延年益寿。在文学作品中，菊被文人钟爱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其不与百花争妍、傲霜而放的高贵与清冽；另一方面，菊之开放又昭示着一年之岁晚，“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元稹《菊花》）。诗人往往将生命之岁晚寄托于一年中最后开放的花，菊花坚贞顽强的另一面便是脆弱与残败。经历家国变迁、身世浮沉的李清照，对生命悲剧性的感受无疑是深刻的、浓厚的。菊花“向人无限依依”的不舍与不甘离去之心情，其实流露的就是词人那种对时光流逝强烈的不

舍与不甘，对女子爱情与生命消失的不舍与不甘：“似愁凝、汉皋解佩，似泪洒、纨扇题诗”（《多丽·咏白菊》），道的均是爱之渴求而不得或爱之既得却已失。一句“天教憔悴瘦芳姿”，其震撼人心的力度绝不亚于一曲生命的悲歌，它既吐出了词人对似水流年、韶华易逝的感叹，又流露了词人明知生命短暂却又无力改变的无奈，是“天”在主宰着人的生命，即使“爱惜”有加，也“不知从此，留得几多时”。这和“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的《古诗》之慨有何等深刻的共鸣！

其实李清照对菊花的这种悲剧情感倒是更符合菊之本性的，“花（菊）虽傲霜，其实畏之，一为风所凌便非向者标致，风雨犹然，何况于霜乎？”^[5]如若不受正统文化之囿，以女性情怀去察认的菊便有了脆弱的秉性，这和“从来，知韵胜，难堪雨藉，不耐风揉”的梅花一样，共同体现了清照作为女性柔弱和悲剧性的一面。

“雁”自古就以其春日北归秋日南飞的候鸟习性成为春秋季节更替的明显标志，而在李清照的眼中，雁除了报秋，还应是担负传音输信的使者。鸿雁传书，带来的应该是喜讯：“日暮霜风急，羽翻转难任。为有传书意，联翩入上林。”（虞世南《秋雁诗》）李清照多么希望归来的雁儿也能给她带来好的消息：“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蝶恋花》），但“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孤独的人儿看到熟悉的雁儿飞过，勾起她对熟悉的往事的回忆，却看不到熟悉的身影，熟悉的伴侣，“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多情不随雁字去，空教一种上眉头”。“惟锦书、雁字，不得将情传去，所以一种相思，眉头心头，在在难消”（《草堂诗余隽》卷五）。失望的词人于是再也不寄希望于南来北往的雁儿了，因为满腔希望落空后的失望只会更让人觉得辛酸与悲痛：“暮天雁断，楼上远信谁传？恨绵绵。”（《怨王孙》）“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谁与传信，甚至传信与谁，在孤独的词人这里，都得打上一个问号，晚年的李清照失去了琴瑟相谐的伴侣，正如失群的孤雁，独自在人世中，找不到生存的依靠与希望：“早知半路应相失，不如从来本独飞”（南朝梁萧纲《夜望单飞雁》）。

四、“伤春”与“悲秋”——易安词悲情意识的全面展现

简言之，易安的伤春词立足于女性意识，通过盼春、惜春、爱春又怨春、恨春的情绪，抒发女性对情爱

的渴望、追求,对情爱失落的愁苦酸辛,对女性容颜易衰、韶华渐老的悲叹与痛惜,这是女性意识之共性。而易安词特殊的身世经历以及她出类拔萃的才情、阅历和眼界使得她的伤春词在女性意识共性的基础上,更将身世、国事之慨打并入闺情,水乳交融,情、意并重,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同时代的女性意识,更深入地碰触、撞击着人类情感的共性,在反映女子心声的同时,更成为折射时代心声的一面镜子。

而在李清照的悲秋词中,我们发现,除了随着季节变异而选择的意象有所不同,其蕴涵的情思与伤春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说有差别,那就是伤春词多少因着春光的明媚,还映照着女子明媚的容颜,词人在担心着,恐惧着,担心自己的容颜空老而无人赏悦,女子伤春主要还是落在“惜春”上,惜春的主要原因还是惜自己的青春,这种“惜”总还是在春天,总还是有着一丝希望;但在悲秋词中,则春光明明白白地是过去了,在这凄凉的秋日,人的的确确是衰老了,青春的的确确是不会再回来了,“纵爱惜、不知从此,留得几多时”,连“惜”都失去了意义,这种悲就是没有希望的悲、是面临绝望的悲。“犹把新词诵奇句,盐絮家风人所许”(《青玉案》“征鞍不见邯郸路”),词人垂老之年想起曾经书香门第的名家风范,想起青春年少时的才华横溢,颇有“洛阳才子他乡老”(韦庄《菩萨蛮》“洛阳城里春光好”)的感慨。况

且在衰老的同时,词人又面临着永远的孤独——永远地失去了她的伴侣。女子生命最大的两个敌人,一是失去青春,而青春总是短暂;一是失去伴侣,而伴侣常常飘忽无踪。在李清照的生命中,这两个先后遭遇的敌人无疑她都没有能力、没有办法去战胜,不止清照,大多数的女子也无力战胜。于是在李清照的伤春与悲秋词中,这两个敌人无疑都是她“伤”与“悲”的来由。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易安词中,悲秋与伤春之情既有息息相通的基础,亦在一定意义上有所深化。如果说伤春之伤大多是淡淡的哀怨,那么悲秋之悲则总裹着浓浓的凄凉;伤春之伤几乎还只是停留在女子白“怜”与白“惜”的层面上,那么悲秋之悲则更体验出人类普遍的、深层次的存在与生命意识,因为人只有在真正面时光、面临衰老、面临消亡的时候才会真正体会到时光与存在永恒的悲剧性。

参考文献:

- [1]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
- [2] 姜亮夫.屈原赋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 [3] 萧统.文选.
- [4] 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5] 黄省曾.菊谱.

Melancholy in spring and in autumn ——Researches on feminine senses in Li Qingzhao's Ci poems

YANG Yu

(College of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In Chinese poetic history, “melancholy in spring” was closely related to women, and “men’s melancholy in autumn” became an important expression of men’s life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Women’s melancholy in spring” and “Men’s melancholy in autumn” are two subjects favored in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But Li Qingzhao broke this sexual limits. The character of Li’s “melancholy in spring and in autumn” in her Ci’s creation is that she centred all kinds of “melancholy” on the feminine love’s sorrows.

Key words: Ci poems; Li Qingzhao; feminine senses